

明朝
民俗
故事
系列

风流才子故事

对

文化出版社



44. 79
SF

85513-6

明朝民俗故事系列

风流才子故事

树 枫 编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17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朝民俗故事系列/树枫编. —北京: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1996. 12

ISBN 7-80105-533-0

I. 明… II. 刘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5034 号

明朝民俗故事系列—风流才子故事

树 枫 编

*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

邮政编码:100009

发行部电话:4010840、4010837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大中 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0 印张 680 千字

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 7-80105-533-01K·68

全套十册 定价:79.00 元

单册定价:7.90 元

目 录

权学士风流娶佳妻	(1)
唐伯虎屈身点秋香	(17)
吕使君情媾宦家妻	(26)
沈将仕风流中奸记	(40)
俞伯牙摔琴谢知音	(51)
老门生三世报恩记	(63)
王安石三难苏学士	(72)
俞仲举题诗遇上皇	(81)
李谪仙醉草吓蛮书	(94)
钱秀才错占凤凰俦	(106)
卢太学诗酒傲公侯	(125)
赫大卿遗恨鸳鸯绦	(148)
赵伯升茶肆遇仁宗	(171)
众名姬春风吊柳七	(179)

权学士风流娶佳妻

话说国朝有一位官人，姓权，名次卿，表字文长，是南直隶宁国府人氏。少年登第，官拜翰林编修之职。那翰林生得仪容俊雅，性格风流，所事在行，诸般得趣，真乃是天上谪仙，人中玉树。他自登甲第，在京师为官一载有余。京师有个风俗：每遇初一、十五、二十五日，谓之庙市。凡百般货物，俱赶在城隍庙前，直摆到刑部街上来卖，挨挤不开，人山人海的做生意。那官员每清闲好事的，换了便巾便衣，带了一两个管家长班，出来步走游看，收买好东西、旧物事，朝中惟有翰林衙门最是清闲，不过读书下棋、饮酒拜客，别无他事相干。权翰林况且少年心性，下处闲坐不过，每遇做市热闹时，就便出来行走。

一日，在市中看见一个老人家，一张桌儿上摆着许多零碎物件，多是人家动用家伙，无非是些灯台、铜杓、壶瓶碗碟之类，看不得在文墨眼里的。权翰林偶然一眼瞥去，见就中有一个色样奇异些的盒儿。用手去取来一看，乃是个旧紫金钿盒儿，却只是盒盖。翰林认得是件古物，可惜不全，问那老儿道：“这东西，须还有个底儿，在那里？”老儿道：“只有这个盖，没有见什么底。”翰林道：“岂有没底的理？你且说这盖是那里来的，便好再寻着那底了。”老儿道：“老汉有几间空房，在东直门，赁与人住。有个赁房的，一家四五口，害了天行症候。先死了一两个后生，那家子慌了，带病搬去。还欠下些房钱，遗下这些东西作退帐。老汉收拾得，所以将来货卖度日。这盒儿也是那人家的，外边还有一个纸簾儿藏着，有儿张故字纸包着。咱也不晓得那扇盒儿要甚用，所以摆在桌儿上。或者遇个主儿买去，也不见得。”翰林道：“我倒要买你的，可惜是个不全之物。你且将你那纸簾儿来看”。老儿用

手去桌底下摸将出来，却是一个破碎零落的纸糊头簏儿。翰林道：“多是无用之物，不多几个钱卖与我罢。”老儿道：“些小之物，凭爷赏赐罢。”翰林叫随从管家权忠与他一百个钱，当下成交。老儿又在簏中取出旧包的纸儿来包了放在簏中，双手递与翰林。

翰林叫权忠拿了，又在市上去买了好几件文房古物，回到下处来，放在一张水磨天然几上，逐件细看，多觉买得得意。落后看到那纸簏儿，扯开盖，取出纸包来，开了纸包，又细看那钿盒，金色灿烂，果是件好东西。颠倒相来，到底只是一个盖。想道：“这半扇落在那里？且把来藏着，或者凑巧有遇着的时节也未可知。”随取原包的纸儿包他，只见纸破处，里头露出一些些红的出来。翰林把外边纸儿揭开来看，里头却衬着一张红字纸。翰林取出定睛一看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你道写的什么？上写道：“大时雍坊住人徐门白氏，有女徐丹桂，年方二所，有兄白大，子曰留哥，亦系同年生。氏夫徐廓，原籍苏州，恐他年隔别无凭，有紫金钿盒各分一半，执此相寻为照。”后写着年月，下面着个押字。翰林看了道：“原来是人家婚姻照验之物，是个要紧的，如何却将来遗下又被人卖了？也是个没搭煞的人了。”指头算一算看，笑道：“立议之时到今一十八年，此女已是一十九岁，正当妙龄，不知成亲与未成亲。”又笑道：“妄想他则甚？且收起着。”因而把几件东西一同收拾过了。

到了下市，又踱出街上来行走。看见那老儿仍旧在那里卖东西，问道：“你前日卖的盒儿，说是那一家掉下的，这家人搬在那里去了？你可晓得？”老儿道：“谁晓得他？他一家人先从小死起，死得来慌了，连夜逃去，而今敢是死绝了，也不见得。”翰林道：“他住在你家时有什么亲戚往来？”老儿道：“他有个妹子，嫁与下路人，住在前门，以后不知那里去了，多年不见往来了。”权翰林自想道：“问得着时，还他

那件东西，也是一桩方便的好事，而今不知头绪，也只索由他罢了。”

回还寓所，只见家间有书信来，夫人在家中亡过了。翰林痛哭了一场，没情没绪，打点回家，就上个告病的本。奉圣旨：“权某准回籍调理，病痊赴京听用。钦此。”权翰林从此就离了京师，回到家中来了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钿盒的来历。苏州有个旧家子弟，姓徐名方，别号西泉，是太学中监生。为干办前程，留寓京师多年。在下处岑寂，央媒娶下本京白家之女为妾，生下一个女儿，是八月中得的，取名丹桂。同时，白氏之兄白大郎也生一子，唤做留哥。白氏女人家性子，只护着自家人，况且京师中人不知外方头路不喜欢攀扯外方亲戚，一心要把这丹桂许与侄儿去。徐太学自是寄居的人，早晚思量回家，要留着结下路亲眷，十分不肯。恋恋骨肉之情，瞒着徐二尹私下写个文书，不敢就说许他为婚，只把一个钿盒儿分做两处，留与侄儿做执照，指望他年重到京师，或是天涯海角，做个表证。

白氏随了二尹到了吴门。原来二尹久无正室，白氏就填了孺人之缺，一同赴任，又得了一子，是九月生的，名唤糕儿。二尹做了两任官回家，已此把丹桂许下同府陈家了。白孺人心下之事，地远时乖，只得丢在脑后，虽然如此，中怀歉然，时常在佛菩萨面前默祷，思想还乡，寻钿盒的下落。已后，二尹亡逝，守了儿女，做了孤孀，才把京师念头息了。想那出京时节，好歹已是十五六个年头，丹桂长得美丽非凡。所许陈家儿子年纪长大，正要纳礼成婚，不想害了色癆，一病而亡。眼见得丹桂命硬，做了望门寡妇，一时未好许人，且随着母亲、兄弟，穿些淡素衣服挨着过日。正是：孤辰寡宿无缘分，空向天边盼女牛。

不说徐丹桂凄凉，且说权翰林自从断了弦，告病回家，一年有余，尚未续娶，心绪无聊，且到吴门闲耍，意图寻访美

妾。因怕上司府县知道，车马迎送，酒礼往来，拘束得不耐烦，揣料自己年纪不多，面庞娇嫩，身材琐小，旁人看不出他是官，假说是个游学秀才。借寓在城外月波庵隔壁静室中，那庵乃是尼僧。有个老尼唤做妙通师父，年有六十已上，专在各大大家往来，礼度熟闲，世情透彻。看见权翰林一表人物，虽然不晓得是埋名贵人，只认做青年秀士，也道他不是落后的人，不敢怠慢。时常叫香公送茶来。或者请过庵中清话。权翰林也略把访妾之意问及妙通，妙通说是出家之人不管闲事，权翰林就住口，不好说得。

是时正是七月七日，权翰林身居客邸，孤形吊影，想着“牛女银河”之事，好生无聊。乃咏宋人汪彦章《秋闺》词，改其末句一字，云：

高柳蝉嘶，采菱歌断秋风起。晚云如髻，湖上山横翠。帘卷西楼，过雨凉生袂。天如水，画楼十二，少个人同倚。一词寄《点绛唇》。

权翰林高声歌咏，趁步走出静室外来。新月之下，只见一个素衣的女子走入庵中。翰林急忙尾在背后，在黑影中闪着身子看那女子。只见妙通师父出来接着女子未叙寒温，且把一炷香在佛前烧起。那女子生得如何？

闻道双衔凤带，不妨单着鲛绡。夜香知与阿谁烧？

怅望水沉烟袅。云鬓风前丝卷，玉颜醉里红潮。莫教空度可怜宵，月与佳人共了。一词寄《西江月》。

那女子拈着香，跪在佛前，对着上面，口里喃喃呐呐，低低微微，不知说着许多说话，没听得一个字。那妙通老尼便来收科道：“小娘子，你的心事说不能尽，不如我替你说一名简便的罢。”那女子立起身来道：“师父，怎的简便？”妙通道：“佛天保佑，早嫁个得意的丈夫。可好么？”女子道：“休得取笑！奴家只为生来命苦，父亡母老，一身无靠，所以拜祷佛天，专求福庇。”妙通笑道：“大意相去不远。”女子也笑将起来。妙

通摆上茶食，女子吃了两盏茶，起身作别而行。

权翰林在暗中看得明白，险些儿眼里放出火来，恨不得走上前一把抱住，见她去了，心痒难熬。正在禁架不定，恰值妙通送了女子回身转来，见道：“相公还不曾睡？几时来在此间？”翰林道：“小生见白衣大士出现，特来瞻礼！”妙通道：“此邻人徐氏之女丹桂小娘子。果然生得一貌倾城，目中罕见。”翰林道：“曾嫁人未？”妙通道：“说不得，他父亲在时，曾许下在城陈家小官人。比及将次成亲，那小官人没福死了。担阁了这小娘子做了个望门寡，一时未有人家来求他的。”翰林道：“怪道穿着淡素！如何夜晚间到此？”妙通道：“今晚是七夕牛女佳期，她遭着如此不偶之事，心愿不足，故此对母亲说了来烧炷夜香。”翰林道：“她母亲是什么样人？”妙通道：“她母亲姓白，是个京师人，当初徐家老爷在京中选官娶了来家的。且是直性子，好相与。对我说，还有个亲兄在京，她出京时节，有个侄儿方两岁，与她女儿同庚的，自出京之后，杳不相闻，差不多将二十年来了，不知生死存亡。时常托我在佛前保佑。”翰林听着，呆了一会，想道：“我前日买了半扇钿盒，那包的纸上分明写是徐名丹桂，母京姓白，眼见得就是这家了。那卖盒儿的老儿说那家死了两个后生，老人家连忙逃去，把信物多掉下了。想必死的后生就是他侄儿留哥，不消说得。谁想此女如此妙丽，在此另许了人家，可又断了。那信物却落在我手中，却又在此想遇，有如此凑巧之事！或者到是我的姻缘也未可知。”以心问心，跌足道：“一二十年的事，三四千里的路，有甚查帐处？只须如此如此。”算计已定，对妙通道：“适才所言白老孺人，多少年纪了？”妙通道：“有四十多岁了。”翰林道：“她京中亲兄可是白大？侄儿可叫做留哥？”妙通道：“正是。相公如何晓得？”翰林道：“那孺人正是家姑，小生就是白留哥，是孺人的侄儿。”妙通道：“相公好取笑。相公自姓权，如何姓白？”翰林道：“小生幼

年离了京师，在江湖上游学。一来慕南方风景，二来专为寻取这头亲眷，所以移名改性，游到此地。今偶然见师父说着端的，也一一缘会，天使其然；不然，小生怎地晓得他家姓名？”妙通道：“原来有这等巧事！相公，你明日去认了令姑，小尼再来奉贺便了。”翰林当下别了老尼，到静室中游思妄想，过了一夜。

天明起来，叫管家权忠，叮嘱停当了说话。结束整齐，一直问道徐家来。到了门首，看见门上一个老儿在那里闲坐，翰林叫权忠对他说：“可进去通报一声，有个白大官打从京中出来的。”老儿说道：“我家老主人没了，小官儿又小。你要见那个的？”翰林道：“你家老孺人可是京中人姓白么。”老儿道：“正是姓白。”权忠道：“我主人是白大官，正是孺人的侄儿。”老儿道：“这等，你随我进去通报便是。”老儿领了权忠，竟到孺人面前。权忠是惯事的人，磕了一头，道：“主人白大官在京中出来，已在门首了。”白孺人道：“可是留哥？”权忠道：“这是主人乳名。”孺人喜动颜色，道：“如此喜事。”即忙唤自家儿子道：“糕儿，你哥哥到了，快去接了进来。”那小孩子嬉嬉颠颠、摇摇摆摆出来接了翰林进去。

翰林腼腼腆腆，冒冒失失进去，见那孺人起来，翰林叫了“姑娘”一声，唱了一喏，待拜下去。孺人一把扯住道：“行路辛苦，不必大礼。”孺人含着眼泪看那翰林，只见眉清目秀，一表非凡，不胜之喜。说道：“想老身出京之时，你只有两岁，如今长成得这般好了。你父亲如今还健么？”翰林假意掩泪道：“弃世之矣！小侄只为眼底没个亲人，见父亲在时曾说有个姑娘嫁在下路，所以小侄到南方来游学，专欲寻访。昨日偶见月波庵妙通师父说起端的，方知姑娘在此，特来拜见。”孺人道：“如何声口不象北边？”翰林道：“小侄在江湖上已久，爱学南言，所以变却乡音也。”翰林叫权忠送上礼物。孺人欢喜收了，谢道：“至亲骨肉，只来相会便是，何必多

礼？”翰林道：“客途乏物孝敬姑娘，不必说起，且喜姑娘康健。昨日见妙通说过，已知姑夫不在了。适间这位是表弟，还有一位表妹与小侄同庚的，在么？”孺人道：“你姑夫在时已许了人家，姻缘不偶，未过门就断了，而今还是个没吃茶的女儿。”翰林道：“也要请相见。”孺人道：“昨日去烧香，感了些风寒，今日还没起来梳洗。总是你在此还要久住，兄妹之间时常可以相见。且到西堂安下了行李再处。”一边分咐排饭，一手拽着翰林到西堂来。打从一个小院门边经过，孺人用手指道：“这里头就是你妹子的卧房。”翰林鼻边悄闻得一阵兰麝之香，心中好生幸。那孺人陪翰林吃了饭，着落他行李在书房中，是件安顿停当了，方才进去。权翰林到了书房中，想道：“特地冒认了侄儿，要来见这女子，谁想尚未得见。幸喜已认做是真，留在此居住，早晚必然生出机会来，不必性急，且待明日相见过了，再作道理。”

且说徐氏丹桂，年正当时，误了佳期，心中常怀不足。自那七夕烧香，想着牛女之事，未免感伤情绪，兼感了些风寒，一时懒起，见说有个表兄自京中远来，她曾见母亲说小时有许她为婚之意，又闻得他容貌魁梧，心里也些暗动，思量会他一面。虽然身子懒怯，只得强起梳妆，对镜长叹道：“如此好容颜，到底付之何人也？”有《绵搭絮》一首为证：

瘦来难任，宝镜怕初临。鬼病侵寻，闷对秋光冷透襟，最伤心静夜闻砧。慵拈绣，懒抚瑶琴。终宵里有梦难成，待晓起翻嫌晓思沉。

梳妆完了，正待出来见表兄。只见兄弟糕儿急急忙忙走将来道：“母亲害起急心疼来，一时晕去。我要到街上去取药，姐姐可快去看母亲去！”桂娘听得，疾忙抽身便走了出房，奁妆也不及收，房门也不及锁，竟到孺人那里去了。

权翰林在书房中梳洗已毕，正要打点精神，今日求见表妹。只听得人传出来道：“老孺人一时急心疼，晕倒了。”他想

道：“此病惟有前门棋盘街定神丹一服立效，恰好拜匣中带得在此。我且以子侄之礼入堂问病，就把这药送她一丸。医好了她，也是一个讨好的机会。”就去开出来，袖在袖里，一径望内里来问病。路经东边小院，他昨日见孺人说，已晓得是桂娘的卧房，却见门开在那里，想道：“桂娘一定在里闲，只作三不知闯将进去，见她时再作道理。”翰林捏着一把汗走进卧房。只见：香奁尚启，宝镜未收。剩粉残脂，还在盆中荡漾；花钿翠黛，依然几上铺张。想他纤手理妆时，少个画眉人凑巧。翰林如痴似醉，把桌上东西这件闻闻，那件嗅嗅，好不伎痒。又闻得扑鼻馨香，回首看时，那绣帐牙床、锦衾角枕且是整齐精洁。想道：“我且在她床里眠她一眠，也沾她些香气，只当亲挨着她皮肉一般。”一躺躺下去，眠在枕头上，呆呆地想了一回，等待几时，不见动静，没些意智，慢慢走了出来。将到孺人房前，摸摸袖里，早不见了那丸药，正不知失落在那里了。定性想一想，只得打原来路上一路寻到书房里去了。

桂娘在母亲跟前守得疼痛少定，思量房门未锁，妆台未收，跑到自房里来。收拾已完，身子困倦，揭开罗帐，待要歇息一歇息。忽见席间一个纸包，拾起来打开看时，却是一丸药。纸包上有字，乃是“定神丹 专治心疼 神效”几个字。桂娘道：“此自何来？若是兄弟取至，怎不送到母亲那里去，却放在我的席上？除了兄弟，此处何人来到？却又恰恰是治心疼的药，果是跷蹊！且拿到母亲那里去问个端的。”取了药，掩了房门，走到孺人处来问道：“母亲，兄弟取药回来未曾？”孺人道：“望得眼穿，这孩子不知在那里顽耍，再不来了。”桂娘道：“好教母亲得知，适间转到房中，只见床上颗丸药，纸上写着‘定神丹 专治心疼 神效’。我疑心是兄弟取来的，怎不送到母亲这里，却放在我的房中？今兄弟兀自未回，正不知这药在那里来的。”孺人道：“我儿，这‘定神丹’只

有京中前门街上有得卖，此处那讨？这分明是你孝心所感，神仙所赐。快拿来我吃！”桂娘取汤来递与孺人，咽了下去。一会，果然心疼立止，母子欢喜不尽。孺人疼痛既止，精神疲倦，蒙蒙的睡了去。

桂娘守在帐前，不敢移动。恰好权翰林寻药不见，空手走来问安。正撞着桂娘在那里，不及回避。桂娘认做是白家表兄，少不得要相见的，也不躲闪。这里权翰林正要亲傍，堆下来笑来，买将上去，唱个喏道：“妹子，拜揖了。”桂娘连忙还礼道：“哥哥，万福。”翰林道：“姑娘病体若何？”桂娘道：“觉道好些，方才睡去。”翰林道：“昨日到宅，渴想妹子芳容一见，见说玉体欠安，不敢惊动。”桂娘道：“小妹听说哥哥到来，心下急欲迎接，梳洗不及，不敢草率。今日正要请哥哥厮见，恰遇母亲病急，脱身不得。不想哥哥又进来问病，幸瞻丰范。”翰林道：“小兄不远千里而来，得见妹子玉貌，真个是不枉奔波走这遭了。”桂娘道：“哥哥与母亲姑侄至亲，自然割不断的。小妹薄命之人，何足挂齿！”翰林道：“妹子芳年美质，后禄正长，佳期可待，何出此言？”此时两人对话，一递一来。桂娘年大知味，看见翰林丰姿俊雅，早已动火了八九分，亦且认是自家中表兄妹一脉，甜言软语，更不羞缩，对翰林道：“哥哥初来舍下，书房中有甚不周到处，可对你妹子说，你妹子好来照看一二。”翰林道：“虽有缺少，不好对妹子说得。”桂娘道：“但说何妨？”翰林道：“所少的，只怕妹子不好照管，然不是妹子，也不能照管。”桂娘道：“少甚东西？”翰林笑道：“晚间少个人作伴耳。”桂娘通红了面皮，也不回答。转身就走。翰林赶上去一把扯住道：“携带小兄到绣房中，拜望妹子一拜望，何如？”桂娘见他手动脚，正难分解。只听得帐里老孺人开声道：“那个在此说话响？”翰林只得放了手，回转来道：“是小侄问安。”其时桂娘已脱了身，跑进房里去了。

孺人揭开帐来，看见了翰林，道：“原来是侄儿到此。小

兄弟街上未回，妹子怎不来接待？你方才却和那个说话？”翰林心怀鬼胎，假说道：“只是小侄，并没有那个。”孺人道：“这等，是老人家听差了。”翰林心不在焉，一两句话，连忙告退。孺人看见他有些慌速失张失志的光景，心里疑惑道：“起初我服的定神丹出于京中，想必是侄儿带来的，如何却在女儿房内？适才睡梦之中分明听得与我女儿说话，却又说道没有。他两人不要晓得前因，辄便私自往来，日后做出勾当。他男长女大，况我原有心配合他的，只是侄儿初到，未见怎的，又不知他曾有妻未，不好就启齿。且再过几时，看相机机会圆成罢了。”踌躇之间，只见糕儿拿了一贴药走将来，道：“医生入娘贼出去了！待了多时才取这药来。”孺人嗔他来迟，说道：“等你药到，娘死多时了。今天幸不疼，不吃这药了。你自陪你哥哥去。”糕儿道：“那哥哥也不是老实人。方才走进来撞着他，却在姐姐卧房门首东张西张，见了我，方出去了。”孺人道：“孩子家恁地轻出口！我自有主意。”孺人虽喝住了儿子，却也道是有理的事，放在心中打点，只是未便说出来。

那叔翰林自遇桂娘两下交口之后，时常相遇，便眉来眼去，彼此有情。翰林终日如痴似狂，拿着一管笔写来写去，茶饭懒吃。桂娘也日日无情无绪，恹恹欲睡，针线慵拈。多被孺人看在眼里。然两个只是各自有心，碍人耳目，不曾做甚手脚。

一日，翰林到孺人处去，恰好遇着桂娘梳妆已毕，正待出房。翰林阑门迎着，相唤了一礼。翰林道：“久闻妹子房闼精致，未曾得造一观，今日幸得在此相遇，必要进去一看。”不由分说，望门里一钻，桂娘只得也走了进来。翰林看见无人，一把抱住道：“妹子慈悲，救你哥哥客中一命则个！”桂娘不敢声张，低低道：“哥哥尊重。哥哥不弃小妹，何不央人向母亲求亲？必然见允。如何做那轻薄模样！”翰林道：“多蒙

妹子指教，足见夺取。只是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小兄其实等不得那从容的事了。”桂娘正色道：“若要苟合，妹子断然不从！他日得做夫妻，岂不为兄所贱！”挣脱了身子，望门外便走，早把个云髻扭歪，两髻都乱了。急急走到孺人处，喘气尚是未息。孺人觉得有些异样，问道：“为何如此模样？”桂娘道：“正出房来，撞见哥哥后边走来，连忙先跑，走得急了些个。”孺人道：“自家兄妹，何必如此躲避？”孺人也只道侄儿就在后边来，却又不见到。孺人自此又是一番疑心，性急急要配合他两个了，只是少了个中间撮合的人。猛然想道：“侄儿初到时，说道见妙通师父说了才寻到我家来的，何不就叫妙通来与他说知其事，岂不为妙？”当下就分咐儿子糕儿，叫他去庵中接那妙通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权翰林走到书房中，想起适才之事，心中快快。。又思量：“桂娘有心于我，虽是未背相从，其言有理。却不知我是假批子，教我央谁的是？”自又忖道：“他母子俱认我是白大，自然是钿盒上的根瓣了。我只将钿盒为证，怕这事不成！”又转想一想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万一姓名偶然相同，钿盒不是他家的，却不弄真成假？且不要打破网儿，只是做些工夫，假得亲热，自然到手。”正胡思乱想，走出堂前闲步。忽然妙通师父走进门来，见了翰林，打个问讯道：“相公，你投亲眷好处安身许久了，再不到小庵走走？”权翰林还了一礼，笑道：“不敢瞒师父说，一来家姑相留，二来小生的形孤影只，岑寂不过，贪着骨肉相傍，懒向外边去了。”妙通道：“相公既苦孤单，老身替你做个媒罢！”翰林道：“小生久欲买妾，师父前日说不管闲事，所以不敢相央。若得替我做个媒人，十分好了。”妙通道：“亲事到有一头在我心里。适才白老孺人相请说话，待我见过了她，再来和相公细讲。”翰林道：“我也有个人在肚里，正少个说合的，师父来得正好。见过了家姑，是必到书房中来走走，有话相商则个。”妙通道：“晓得了。”

说罢话，望内里就走进去。

见了孺人，孺人道：“多时不来走走。”妙通道：“见说孺人有些贵恙，正要来看，恰好小哥来唤我，故此就来了。”孺人道：“前日我侄初到，心中一喜一悲，又兼辛苦了些儿，生出病来。而今小恙已好，不劳费心，只有一句话儿要与师父说说。”妙通道：“什么话？”孺人道：“我只为女儿未有人家，日夜忧愁。”妙通道：“一时也难得象意的。”孺人道：“有到有一个在这里，正要与师父商量。”妙通道：“是那个？到要与我出家人商量。”孺人道：“且莫说出那个，只问师父一句话，我京中来的侄儿说道先认得你的，可晓得么？”妙通道：“在我那里作寓好些时，见我说起孺人，才来认亲的，怎不晓得？且是好一个俊雅人物！”孺人道：“我这侄儿，与我女儿同年所生，先前也曾告诉师父过的。当时在京就要把女儿话他为妻，是我家当先老爹不肯。我出京之时，私下把一钿盒分开两扇，各藏一扇心为后验，写下文书一纸。当时侄儿还小，经今年远，这钿盒、文书虽不知还在不在，人却是了。眼见得女儿别家无缘，也似有个天意在那里。我意欲完前日之约，不好自家启齿；抑且不知他京中曾未娶过妻否，要烦你到西堂与我侄儿说此事，如若未娶，待与他圆成了可好么？”妙通道：“这个当得，管取一说就成，且拿了这半扇钿盒去，好做个话柄。”孺人道：“说得是。”走进房里去，取出来交与妙通，妙通袋在袖里了，一径到西堂书房中来。

翰林接着道：“师父见过家姑了？”妙通道：“是见过了。”翰林道：“有甚说话？”妙通道：“多时不见，闲叙而已，闲叙而已。”翰林道：“可见我妹子么？”妙通道：“方才不曾见，再过会到她房里去。”翰林道：“好个精致房，只可惜孤守！”妙通道：“目下也要说一个人与她了。”翰林道：“起先师父说有头亲事要与小生为媒，是那一家？”妙通道：“是有一家，是老身的檀越。小娘子模样尽好，正与相公厮称。只是相公要娶妾，

必定有个正夫人了，他家却是不肯做妾的。”翰林道：“小生曾有正妻，亡过一年多了。恐怕一时难得门当户对的佳配，所心且说个取妾。若果有好人家象得吾意，自然聘为正室了。”妙通道：“你要怎么样的才象得你意？”翰林把手指着里面道：“不瞒老师父说，得象这里表妹方妙。”妙通笑道：“容貌到也差不多儿。”翰林道：“要多少聘财？”妙通袖里摸出钿盒来，道：“不须别样聘财，却倒是个难题目。他家有半扇金盒儿，配得上的就嫁他。”翰林接上手一看，明知是那半扇的底儿，不胜欢喜。故意问道：“他家要配此盒，必有缘故。师父可晓得备细？”妙通道：“当初这家子原是京中住的，有个中表曾结强大盟，各分钿盒一扇为证，若有那扇，便是前缘了。”翰林道：“若论钿盒，我也有半扇，只不知可配得着否？”急在拜匣中取出来，一配，却好是一个盒儿。妙通道：“果然是一个，亏你还留得在。”翰林道：“你且说那半扇，是那一家？”妙通道：“再有那家？怎佯不知，到来哄我！是你的亲亲表妹桂娘子的，难道你到不晓得？”翰林道：“我见师父藏头露尾不肯直说出来，所以也做哑妆呆，取笑一回。却又是一件，这是家姑从幼许我的，何必今日又要师父多这些宛转？”妙通道：“令姑也曾道来，年深月久，只怕相公已曾别娶，就不好意思，所以要老身探问个明白。今相公弦断未续，钿盒现配成双，待老身回复孺人，只须成亲罢了。”翰林道：“多谢撮合大恩！只不知几时可以成亲？早得一日也好。”妙通道：“你这馋样的新郎！明日是中秋佳节，我撺掇孺人就完成了罢，等什么日子？”翰林道：“多谢！多谢！”

妙通袖里怀了这两扇完全的钿盒，欣然而去，回复孺人。孺人道是骨肉重完，旧物再见喜欢无尽，只待明日成亲吃喜酒了。此时胸中十万分那有半分道不是他的侄儿？正是：只认盒为真，岂知人是假？厅事颠倒颠，一似塞翁马。

权翰林喜之如狂，一夜不睡。绝早起来，叫权忠到当铺